

合浦古代重大战事

范翔宇

合浦是秦汉名郡，地理位置极为重要，古代史籍称之为：“扼塞海北，远镇交南、岭外诸郡之莞枢也”（清知府康基田《廉州纪事》）。又称曰“廉州犬牙势错于粤西，左瀚海，右梧郁，福处日南。以封域论，则全省之藩卫也。以华夷大界论，则垓埏藩卫也。关全省则重，关垓埏则尤重”（明·《廉州府志·序言》）。由于拥有如此重要的战略地位，合浦自建郡以来，即成为兵家必争之“莞枢”、“藩卫”，历代战事不断，而且每次重大战事之后，都会在珠乡留下一段传奇典故，在不同程度上对后世的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的同时，也为合浦这个海角名区增添了神奇的色彩。

最早见诸史籍的合浦战事，当是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公元前219年）调集五路大军，由尉（秦汉时以太尉领军事）屠睢统帅指挥的平定岭南之战，合浦是主战场之一。合浦在秦汉以前属西瓯、骆越部族居住地，据历史学家考证，当时西瓯、骆越是壮族先民，“合浦”是西瓯，骆越部族中乌浒族的壮语发音。秦始皇南征的五路大军，一路上几乎没有遭受有力的抵抗。但是，进入包括合浦在内的西瓯、骆越地时，却遭到了强烈的抵抗。西瓯、骆越居民“皆入丛薄中……莫肯为秦虏，相置桀骏以为将”。不但造成秦军“伏尸流血数十万”，就连主帅屠睢也战死沙场。秦军被逼与西瓯、骆越进入了“三年不解甲驰弩”的相持之战（上述引言均见《淮南子·人间训》）。秦始皇三十年（公元前217年），秦始皇令监御史（秦代掌监郡的官员，属御史大夫）史禄“以卒凿渠，而通粮道”。即是开通了广西兴安灵渠接漓江和湘江水运的运河，并以此运作为运送军队和粮食的水路大通道，使大批军队和人员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岭南，又经过了三年的征战，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公元前214年）统一了岭南，以岭南地设象郡、桂林、南海三郡，合浦时属象郡。合浦凭藉南流江入海直通东南亚及联接灵渠网络直上中原的优势，而成为稍后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。

南越王赵佗率军征讨入侵的蜀国王子之战。时在秦朝末年（公元前210年前

后)，人民不堪暴秦苛政，纷纷起兵抗争。时南海郡龙川县令赵佗趁机占据岭南三郡（象郡、南海、桂林）自立南越王国。这时，蜀国王子也趁机发兵攻占南越园地。赵佗本是军事割据的老手，又岂容他人染指自己的疆土？于是他就率领大军西征，一路奏凯。来到合浦时，因粮草不继，就驻军合浦筹集粮草。因为要舂谷取米，剩下的糠头久而久之堆积如山，便得了糠头山之名。糠头山在今合浦县石湾镇境，事见《太平环宇记》。南越王赵佗征讨蜀国王子，不但留下了糠头山的传奇，其驻军合浦时还建有南越王行宫。赵佗凯旋回京（广州，时称番禺，南越王国建都于此）后，合浦人就在行宫故址修建了一座灵觉寺，这就是今天合浦东山寺的前身。

南越王赵佗死后，他的子孙不争气，政权被丞相吕嘉家族掌握，并据南越之地叛汉谋反。公元前111年，汉武帝派出伏波将军、楼船将军等挥师南下平定了南越吕嘉之乱，划其地设合浦等九郡。到了东汉建武年间，交趾等边郡屡次反叛，攻城掠地。特别是交趾征氏二姐妹，攻陷了合浦等六十余城。建武十八年（公元42年）春，光武帝派伏波将军马援率楼船二千、将士二万余平定交趾时驻军合浦，马援为了训练北方的士兵适应渡海作战，于是就在合浦县城附近修建了一个大水湖，每天都在湖面上训练将士。后来，马援又听取了当地渔民的建议，又修造了一些铜船专供将士训练之用，以避免风浪汹涌影响训练。这一招果然有效，北方将士坐在铜船上，减轻了风浪的颠簸，很快就掌握了驾船技术，虎将雄兵，一鼓作气，直捣九真（今越南境内，时属汉王朝九真郡），活捉了二征姐妹斩首。平定交州后，马援还在岭南立了铜柱以示大汉国威。后人就把马援训练水师时的湖称为铜船湖，湖址在今合浦县石康镇境，民间传说，天阴下雨时，湖面上雾汽腾涌，隐约可见铜船浮现。合浦境内至今还留有多处有关马援故事的遗址，如石湾镇的伏波滩，党江镇的伏波庙，据《后汉书》、《新唐书》等史志记载，马援班师回朝时，与将士约定，愿意留在当地者，可赐予马姓，世代继享中原马氏望族。于是有一部分将士留了下来。这些将士被后世称之为“马留人。”合浦县城廉州最早的居民在中原官话及客家话中也称为“马留人”。他们可能就是当年马援留

下的将士的后代。马援在岭南立下了三根铜柱。合浦是否也有其一？合浦境内古时有铜柱山地名。唐代项斯在《蛮家诗》中描述合浦珠市景象时说：“领得卖珠钱，还归铜柱边。看儿调小象，打鼓试新船。”这里非常明确地指出了铜柱就在合浦。到了清代，卜宪义在其《大廉杂吟》中也说：“地连铜柱控蛮烟，名宰归轅未可攀。一自千秋人去后，青青只有大廉山。”由此可见，马援平交趾之战不但在合浦留有“铜船湖”，“铜柱山”，“伏波滩”，“伏波庙”和“马留人”，也留有铜柱。

三国时期，魏、蜀、吴逐鹿天下。合浦成了魏、吴相争的主要战场。咸熙元年（264年）九月，吴将吕兴率军兵临合浦，攻占了九真、日南等郡，并以三郡为军事基地与魏军对峙。永安六年（263年），由于交趾郡将叛吴投魏，合浦郡为魏军所占。宝鼎三年（268年），吴军收复合浦后转攻交趾，结果是大败而归，“兵散还合浦”。建衡元年（269年），吴军又再次以合浦为基地，向交趾发起收复战，但又不成功。建衡三年（271年），吴将陶璜率军再击交趾。结局又是“败、退保合浦”。不久，陶璜又率军向交趾猛攻，终于收复了交趾。从公元264年到公元271年的七年间，魏、吴以合浦为主战场的大规模拉锯战就有五次。战争的结果是最终确定了交、广二州的分界，即以合浦为交界点，合浦以北为广州（含合浦在内），合浦以南为交州。这即是广州的起始，事见《三国志·三嗣主传》。

三国初期，合浦还发生过一次小战役。这个战役规模不大，却决定了一个望族的兴亡。这个望族就是士燮家族。士燮是东吴时的交趾太守。他长期经营岭南，一门豪杰。通过他的关系，其三个弟弟一个任合浦太守，一个是徐闻县令兼九真太守，一个是南海太守，史书称“燮兄弟并为列郡，雄长一州，偏在万里，威尊无上”。黄武五年（226年），士燮以九十岁高龄病逝。孙权任命陈时代交趾太守。但士燮之子士徽却自署为交趾太守，并调动宗兵阻拦交州刺史戴良和陈时路过合浦去赴任。孙权大怒，立即命广州刺史吕岱与戴良合力攻打士徽。吕岱调遣广州将兵星夜进攻，很快就攻下合浦，直捣交趾，活捉了士徽兄弟六人。士徽被斩首，兄弟等人被贬为庶人，不久又分别坐诛或病死，士燮一族因此灭亡。事见《三国

志·士燮传》。

公元280年，西晋灭吴，将原属广州的合浦划属交州。此后无大的战事。却发生了一起与宗教有关的卢循围攻合浦之战时，孙恩用道教组织农民起义，卢循取孙恩妹为妻后，继承了孙恩教主地位，把起义军带到岭南，一路攻打广州、合浦，最后失败自杀。卢循合浦之战，《晋书·卢循传》有记。

南北朝是合浦郡区域急剧变换的时期，汉合浦郡境地此时被分设为越州，南合州以及临漳郡（越州治所），宋寿郡（安州治所），合浦郡等十余个郡。合浦境内相继由刘宋、萧齐、萧梁等政权所占据（420年-589年），战争频繁。但在合浦本土发生的战事不多、有史记载者，是合浦大帅陈檀领导的少数民族起义。最后陈檀被朝廷招安。拜为龙骧将军、高兴太守。虽然史书对这一次起义未作详细记述，但从陈檀被招安后所封官职可知，这一次战争也是大规模的，《南朝·宋书》对此有记录。

唐朝后期，朝廷积弱，国力已显衰败之兆。但此时发生在廉州的海门屯兵之战，却一扫晚唐的软弱风气，一振大唐雄风。唐咸通年间（860年-874年），以云南为领地的南诏政权势力迅速扩大，咸通二年（861年），南诏军一度攻入了邕州、合浦境地。军事告急，朝廷令蔡袭率附近诸州兵马三万驻扎海门（唐时廉州设海门镇）。但蔡袭指挥失当，不但邕州失守，就连交趾也被南诏军攻陷，蔡袭战死。为了挽救败局，朝廷急令淮南节度使（从二品官秩，管辖数州乃至十州军事）高骈调任岭南节度使征南诏，驻军海门，指挥和训练诸州军队。高骈驻军海门后，深入敌阵了解敌情，精心部署军事战阵，还亲率精兵五千，孤军深入敌后，突袭南诏军大本营，与五万南诏军激战，首战告捷，极大地鼓舞了士气。接着高骈又利用海门的潮汐和海路，连番偷袭入侵的南诏军，逢战必胜。仅用了不到半年时间，就收复了邕州，交趾，安定了边境，维护了统一。高骈“海门屯兵”因此也成为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。廉州（海门）也因其重要的军事地位，朝廷于咸通四年（863年）六月，下令废安南都护府（唐代六大都护府之一），将安南都护府行营设置于廉州（海门）。

宋代在合浦发生的重大战事较多，对后世的影响较为明显的是郭逵收复廉州之战。熙宁八年（1075年）十一月，交趾国王李日尊的儿子李乾德继位为国王后，“其大臣用事、嗾之叛。八年遂入寇，陷邕、钦、廉三州。”这次战事非常惨烈，交趾兵疯狂抢掠烧杀，守城士卒8000余人战死。翌年，朝廷委派安南招讨使郭逵率兵收复廉州，交趾兵出动象群助阵，两军对阵间，兵戈兽影相搏，战斗激烈之程度难以想象。后来，郭逵组织大刀队专砍象鼻，使象群“负痛奔却，自蹂其徒。大兵乘之，贼溃”。郭逵挥师直捣都护府，擒杀交趾太子。李乾德惊恐万分，急忙“奉表乞降”。据范成大《桂海虞衡志》中记述，这次收复廉州之战，“调民夫八十七万有奇。”战争结束不久，朝廷决定在唐廉州街城的基础上（唐代廉州城只有街区，没有建城墙）扩建夯土城墙，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建之后，于1086年正式动工。此后，廉州古城经过二十多次扩建，规模宏大，古有“不怕廉州人，只怕廉州城”之说。

祥兴二年（1279年），蒙古军队以横扫席卷之势攻入廉州城，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抵抗。元政府为路，元朝廷先后在廉州府城设置了“廉州提举市舶司”（专门管理海运商船和外国贡舟，相当于后世的海关职能）、“廉州提举采珠司”，专门管理雷廉八大珠池的采珠。廉州路因此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对外开放时期。但也因此引来外国侵略势力的染指。朱元璋（1368年）建立大明王朝后不久，倭寇（日本军队）又派船队到合浦沿海滋扰。洪武二十七年（1394年），朝廷令合浦沿海驻军、百姓疏通南流江，以作廉州府城屏障，同时还将位于石康一带的永安千户防御所城堡迁至海岸乡（今山口永安）重建永安防御城堡，以防御倭寇入侵。果然，永乐八年（1410年）十二月，倭寇乘船大举进攻廉州府城。城中军民奋力抵抗，倭寇久攻不下，于是调动集结在广州湾（今湛江港）的倭船前来增援才攻陷廉州城。但城中军民已完成了撤退部署，倭寇进城找不到发泄对象，就到处烧杀抢掠，奸淫妇女，最后竟将廉州府学教授（明代从九品官秩，主持考试及执行学规的官员）黄翰杀害以示威。此后倭寇又先后进攻永安城，海川营、新寮闸，均被廉州军民击败。为了加强廉州的海防，朝廷在廉州增大军事布局的同时，先后

十三次扩建廉州城城墙，使城墙周长增至 2700 米，城墙高 11 米，使廉州古城比初建时扩大了二倍。此外，还增设古里寨（今北海）等六个军事城寨，四个巡检司等军事建制，设立雷廉兵备道驻廉州府城，负责海北道（即廉州、雷州二府）的军事。廉州真正成为海北雄藩。

清军入关，于 1644 年建立大清王朝。廉州时尚属南明政权的势力。于是，廉州成为清军与南明军队反复争夺的拉锯战战场。从顺治四年（1647 年）三月，清军李成栋部率兵攻陷廉州府城，明廉州指挥使（正三品官秩，掌一方军政的长官）战死，同年七月，南明军队攻陷廉州起，至顺治十八年（1661 年）南明政权灭亡的十四年间，清军与南明军队在廉州府境内（主要是在沿海地区）发生的战事大小数十次。清军与南明军廉州守将数次易帜，战况激烈，变幻莫测。在南明郑成功部之后，叛清的吴三桂部又与清军反复开展争夺廉州之战，最大的两次战役中，一是顺治十一年（1654 年），郑成功部派出五镇官兵（每镇一万二千人），战舰百艘与清军在廉州湾一带寻找战机。二是康熙十四年（1675 年），吴三桂部队于八月攻下廉州城后，十一月又集结十万兵马向清军挑战。这些战役都是大规模的。清军与吴三桂的合浦之战至康熙十七年（1678 年）以吴三桂病死而终结。清军与郑成功部的合浦之战至康熙二十二年（1683 年）因郑成功之孙郑克爽缴印降清而结束。清政府为了取得这些战争的胜利，除了在廉州大量集结军队之外，还实施严厉的“禁海”措施，沿海 50 里内均不得住进居民，不准渔船出海。接着，又在冠头岭至合浦西场大风江口沿海一带设置炮台六座，城堡二座，建立乾体军港（乾体水师营），廉州水师营，北海镇标等军事建制，并将廉州水师营的防务扩延至东起广东虎门，西至越南白龙尾海面。驻廉州海军全盛时期拥有各种军舰二十三艘。廉州因其重要的军事地位为世瞩目，为朝廷所重。因此，光绪二十八年（1902 年）五月，当英国于 1899 年强迫清政府签订的《展拓香港界址专条》生效后，设在香港的九龙巡检司（维护地方社会治安的军事建制单位，从九品官秩）被迫停止执行公务时，清政府并没有取消九龙巡检司，而是将之移设在时属合浦辖治的涠洲、改名为涠洲巡检司，定为外调要缺。由此可见，清政府是

希望有朝一日还能在香港重设九龙巡检司，廉州或许就是收复香港的军事基地之一。